

識小錄



唐弢著

上海出版公司

PDF

序

抗戰期內，我在福建永安出過一本雜文，這就是由改進社發行，被列爲現代文藝叢刊之六的勞薪輯。現在這一本，正和勞薪輯一樣，是千字左右的短評，從略論自大之類起，在時間上，緊接上書，只有開首四篇，却是勞薪輯付印時，奉「命」刪去的，這回按照年月，列入編首，我想，當時的福建省政府的「命」，怕已不適用於勝利後的整個中國了，所以重加蒐錄，算是對上書的一點拾遺，也以明一時一地的禁忌，是何等的令人無聊與憤懣。

說起禁忌，我是常不免於感到憤懣的。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論，留心檢查老爺的紅筆，很足以看出一點時代的消息。我的第一本雜文推背集付印的時

候，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還沒有撤銷，書刊出版，必須將原稿送審，其時新生週刊以閑話皇帝得罪了日本的天皇，引起彼時的「友邦」的交涉，上下遑遑，官老爺們似乎忙亂了一陣子。我的原稿久扣不發，等到領回來看時，滿歎休哉，凡有提及皇帝的，不管是外國皇帝或者中國皇帝，死掉的皇帝或者活着的皇帝，統統給背上紅杠子，刪掉了。此後，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忽然不見，而查禁的範圍却反而大起來：海天集被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取締，直到七七以後，投影集也仍不見容於抗戰的政府。這兩次不是爲了皇帝，我看倒是因爲我是百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乎又來壓迫和封閉的。

幸而我還沒有就此悶煞，俯仰歲月，又居然寫了一些文章，使許多人不舒服，從官方的檢查一直到非官方的「詩人」。由於「但書」二例和頭銜一解等篇，使他們恨得牙癢癢地，說什麼「請呀阿是，流態可掬，」給我戴

上一頂拆白的帽子。但是，這其實是不合頭寸的，我一向不戴法國帽，也不執鑲牙杖，要烘托這個「態」字，可又實在不容易。弄到最後，「詩人」只好把別人的事情，和我的文章拉在一起，「雜文家」，「雜文家」的混叫一通，讓讀者以為他所說的只是一個人，倘有細心的朋友來追問究竟，他就眼珠朝天，板下臉來道：他們總是一個「行幫」呀！

「准此」，在官方的檢查和非官方的「詩人」之間，我又看到了彼此相通的一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軍進佔租界，可以投稿的報刊統統停掉，我就不再寫什麼短評了。直到柯靈兄去主編萬象，除了幾篇小說和散文外，也偶而爲他寫些「閑話」，這就是馬將哲學以後的九篇，其中「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沒有能夠登出，我這裏得來個聲明：這是因爲刺着了先前的文友，當時的「新貴」的緣故。

戲以後十七篇，成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日本慘敗，中國慘勝，我的文字所得到的也還是一些慘遇。爲了一篇編者告白，竟被擬作「畜牲」，幾乎餓了屠夫的尖刀。除掉憤懣，我又感到萬分無聊。橫在眼前的是一個血海，從檢查官，「詩人」一直到無知的毒胃家，我所碰到的就是這些從前面或者背後飛來的明明暗暗的刀，還有攔腰裏闖出來的，一半認真、一半打諢的西班牙式的俠客……

無聊，我感到萬分的無聊。

發表這些文章的刊物是：世紀風，淺草，草原，宇宙風，奔流文藝新刊，朝花叢刊，奔流新集，萬象，少年讀物，人民世紀，文藝週刊，新民副刊和筆會；有時也間用筆名，隨意署上的有：風子，桑天，仇如山，仇山，王二，仇重，執諾，韋長，方城，太索，懷三和從洛。

貫穿這四十幾篇文字的是一個偉大的時代，劇變當前，我因此不能不承

認自己的貧乏。清初，徐樹丕以明朝遺民，曾有識小錄之作，又自號曰活埋菴主人，我生於民國，無須遠攀古人，俗語說：「不賢識小」，襲用舊名，正是對自己的一種鞭策，也以抗議三十年來，身所經歷的活埋式的環境。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唐駸記。

目錄

「乏」的戰術	一
文藝大眾化	五
再談文藝大眾化	八
「雀吃餅」	一二
略論自大之類	一五
從羅亭說起	一八
柏達列夫斯基	二一
丑	二四
市儈主義	二八

「但書」二例	三二
「頭銜」一解	三五
處世小言	三九
結論	四二
再真實些	四五
略論吃飯與打屁股	四八
讓我們笑吧	五一
「排斥異端」	五四
關於人權	五八
馬將哲學	六一
文藝批評與社會批評	六四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	六七

隨筆	七一
謠言辨	七五
「破門」解	七八
謎	八一
逃和趨	八四
官商頌	八七
戲	九一
借屍還魂	九四
賊與捉賊者	九七
從奴隸到奴隸	一〇〇
蟲鳥之志	一〇三
「楔而不舍」	一〇六

尾巴及其他	一〇九
石器時代	一一二
讀畫有感	一一五
變	一一八
「覺有情」	一二一
編者告白	一二四
小卒過河	一二九
舉一個例	一三三
「小市民趣味」	一三七
談批評	一四一
「知識過剩」	一四四
後記	一四七

「乏」的戰術

現在有一句通行的話，叫做「不算舊賬」，對於戰友，這是應該的，自然很好。但一碰到唧唧喳喳，態度曖昧的論客，我以為倒不如看看他的過去——這是他的眼前言行的註解，一看，就更易於明白。窮其根本，正是「明察秋毫」的辦法。

謂予不信，這裏就有現成的例子。

在過去，梁實秋教授是一個文藝批評家，當他還以這「家」的頭銜出現於文壇的時候，先就十分威嚴了。他販賣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捧持莎士比亞的金字招牌，要在「好人政府」的下面，搭造起「藝術之宮」來。自然這

是專爲着體面的紳士們而設的，決不容窮光蛋去插嘴，因爲梁教授相信「資產是文明的基礎」，「所以攻擊資產制度，卽是反抗文明」，非要大家都閉緊嘴巴不可。然而一面也提供了爬上去的方法，他以爲「一個無產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誠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這才是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

但是，有些無產者真的「辛辛苦苦誠實的工作一生」，却還是爬不上去，這就先打了梁教授的巴掌；到得後來，又證明這「藝術之宮」不過是一座空城，並無實物，於是又撕去了梁教授的面皮。他熬住疼痛，披着被打腫了的嘴唇叫道：「你們都是接受了盧布的！」

不錯，這也是戰術，然而「乏」得很。

到現在，梁實秋教授成了與聞國事的參政員，當他以這「員」的頭銜出現於參政會議的時候，也還是十分威嚴的。在五個關於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

議案合併討論，決議爲「擁護蔣委員長所宣示全面抗戰，持久抗戰，爭取主動之政府既定方針，今後全國國民應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決抗戰，決不屈服，共守弗渝，以完成抗戰建國之任務」的時候，全場都舉起手來，獨有梁教授不舉手。一經質問，他就指指點點，吞吞吐吐，就什麼「不能合併」啦，「字面不妥」啦了。但他畢竟是白璧德的私淑弟子，懂得爬上去的法門，所以也知道排擠，說「另有作用」；知道挑撥，說「懷着鬼胎」。但那本意，是在於顧忌「藝術之宮」，反對抗戰到底，是明白的，不過難於說出口來而已。那麼用什麼來洗刷主和者即是漢奸的罪名呢？他指着主席台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匾額，說道：「你們看這匾額……」

不錯，這也是戰術，然而「乏」得很

舊賬是不能一概抹煞的，梁實秋之流的意識，固然未必隨着時代進步，連戰術也還是這樣陳舊。「正當的生活鬥爭的手段」是安份地「爬」，則「正

當的「抵抗侵略的手段，恐怕也只有隨順地「降」了。這筆賬，我們還得從頭算起！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文藝大衆化

文藝大衆化早已不應該成爲問題了，然而至今還是一個問題。

首先是在內地的刊物上，有人慨嘆於目前的文學，不能夠充分地流入民間，完成爲時代的使命，於是就又提出了文藝大衆化的口號，引起熱烈的討論，到現在，連號稱「孤島」的上海，也有了激烈的回響了。自然，這一回的提出，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本質上也有了差別，大衆化問題的核心，是由革命的普羅文學，發展到全民的抗戰文學了。但兩者之間的連繫性，是一貫的，積極的。

組織廣大的羣衆的情緒，使之發生作用，這是文學的任務，也是大衆化

的主要理論。

但可喜的是我們不但有理論，一面也居然還有作品，平劇是久有改良的了，時調小曲已有試作了，新的大鼓詞一篇一篇出現，章回體也經採用。文藝好像真的又交還了大衆。但是，仔細一想，這些並不是新的大衆文藝，只不過是舊形式的利用。以新文人而兜轉於古瓶之中，雖能盤旋自如，但無疑地，這是走了文藝大衆化問題裏的狹路了。

不錯，這也是路，然而狹得很。

我並不是勸人們不要去寫大鼓詞、改良平劇、章回小說，爲了救急起見，在目前，是還可以寫，而且也不妨寫一點的，但我以爲這不過是過渡的辦法，我們不能以此爲滿足，還應該由狹路抄到大路去。新的大衆文藝必須有統一的內容和形式，這根本不容分開，因爲內容總是決定形式的。

要不然，豈不是又要使朱德將軍臉上添粉，彭德懷將軍走八字步法，

大喊其「來將通名」了麼？這真是化嚴肅爲油滑，使血肉的鬥爭，埋沒於看客的笑聲裏了。

我憤懣於這樣的手法。

因此，我以爲新的大衆文藝必須是簡明的，戰鬥的，以大衆的生活和情緒爲基礎的文藝。一不能使幻想超過事實；二不能使講述多於描寫。而更主要的：必須求內容和形式的一致。

一味以「舊瓶新酒」向大衆塞過去，這不但過於低估了大衆的本能，而且也忘記了教育的意義了。

我們需要真能當得起「大衆化」三字的文藝。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